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不到的地方／(意大利)莱维(Levi,C.)著;刘儒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Cristo si è fermato a Eboli
ISBN 7-80657-124-8

Ⅰ.基… Ⅱ.①莱… ②刘… Ⅲ.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Ⅳ.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8655 号

Copyright © by Carlo Levi.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07号

书 名 基督不到的地方
作 者 [意大利]卡尔洛·莱维
译 者 刘儒庭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Giulio Einaudi Editore, Milano, Italia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R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 页 4
字 数 169 千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24-8/I·114
定 价 (精装本)13.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本序

吕同六

墨索里尼独裁政权崩溃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意大利文坛出现了回归现实的热潮。

许多经历过法西斯统治“黑暗的二十年”的磨难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洗礼的作家，摒斥过去对现实的回避或粉饰，迈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他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倾泄于纸上，忠实地、详尽地向人民叙述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他们挥笔描写的事件，是他们亲身参与或者最使他们激动的；环境，是他们的故乡或者他们待过很久的地方；人物，实有其人或者是他们最为熟悉的。

这些回归现实的作品，大致上分为两大类，一类叙写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一类则以令人关注的“南方问题”为题材。卡尔洛·莱维的《基督不到的地方》便是后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卡尔洛·莱维（Carlo Levi）是犹太人，一九〇二年出生在都灵，一九二三年毕业于都灵大学医学院。他先是当医生，但行医不久便转而从事绘画，一九二九年成为“都灵六画家”社团的成员，在画坛享有声誉。三十年代，他和卡尔维诺、帕维塞等作家在著名的埃依纳乌迪出版社工作，并投身反法西斯运动，编辑刊物《正义与自由》。一九三四年被捕，放逐到南方偏僻的山区路卡尼亚一年。释放后流亡法国，一九四三年，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如火如荼兴起，卡尔洛·莱维毅然返回意大利，投入了斗争，又遭

逮捕。《基督不到的地方》就是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作者在牢狱里,在另外一个世界,禁锢于斗室,回忆三十年代被放逐到南方的遭际,在记忆里重游路卡尼亚的产物。

这是一部无法归入任何传统文学体裁的作品。它像一部回忆录或者日记,亲切地记叙作者在那个古老、荒凉、"蒙着黑纱的世界"的经历;又似一部纪实文学作品,真切地描绘那个被骇人听闻的赤贫和落后所伤害的农民社会的悲剧性的情状。

打开书的第一页,一个为习俗和忧患所束缚的、与历史和国家相隔绝的、永远忍气吞声的世界,顿时呈现于读者的眼前。农民在贫瘠、终年灰白的土地上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与牲畜一起住在深涧陡壁上开挖出来的幽暗的窑洞里。农民个个面孔蜡黄,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指靠卖青、借债糊口。这里没有舒适和安慰,有的只是到处流行的疟疾、沙眼、瘟疫;这里没有欢乐和歌声,有的只是永世的贫困和无尽的悲哀。农民的旗帜也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他们的悲伤阴郁的眼睛和破衣烂衫的色彩,其实也称不上什么色彩,而只是土地和死亡的阴影而已。

这便是时间、文明、希望、理智、因果关系和历史都没有来过,甚至基督也没有来过的路卡尼亚的真实写照。或者更正确地说,是路卡尼亚农民世界的写照。

同农民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个世界,路卡尼亚上流人物的社会。属于这个世界的有不学无术、横行霸道、独揽全村大权的法西斯村长;昏庸的老医生,他把奎宁片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开给一切病人;村长的姐夫、法西斯党的书记、教师,他的学生读了几年书后还是文盲,连姓名也不会写;专干告密、造谣勾当的太太们;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的官吏们和整日在广场上没完没了地清谈的绅士们。卡尔洛·莱维无情地揭露这个丑恶的世界和它的蛛网般错综复杂的生活,抨击这些家伙的卑鄙的情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

懒散倦怠、贪婪和无能。作家努力揭示,这个世界是与农民世界为敌的,法西斯的政策与农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农民不理解,敢情国家要让农民去打仗?既然有钱打仗,为什么不把村里一座已经塌了四年的桥修修好呢?要不,造一座坝,挖几口井也好呀!

卡尔洛·莱维不止于对备受煎熬的农民掬以一把同情的泪水,他更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个"基督不到的地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探究和反思。农民的世界,没有道德上的邪恶,只有永恒的痛苦;它同整个法西斯制度形成尖锐的对立;那帮法西斯分子——"罗马的家伙们"统治的国家,对于农民比天堂还遥远,带给他们的苦难却是极为巨大。法西斯制度反人民的性质得到入木三分的刻画。作者还从文明观出发来抒发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农民同法西斯的对立,是两种文明——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对立;政府、神权、军队都属于城市文明。而且,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峙、冲突历来有之,只是法西斯政府把它隐瞒起来,根本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结果火上浇油,使它到了爆发的地步。卡尔洛·莱维在猛烈地鞭挞城市文明的同时,满怀柔情地给农村文明披上一重神秘、奇妙的轻纱,把它视为理想的王国,予以礼赞。他认为,在两个对立的意大利之中,农民的意大利要更加悠久、更加纯洁;要是没有一把魔钥,任何人都进不了这个古老、朴实而又蒙受巨大灾难的世界。

《基督不到的地方》深刻地触及了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作家透辟地指出,所谓"南方问题",是意大利南北方发展极端不平衡造成两极分化的恶果,法西斯统治更使"南方问题"雪上加霜,进一步恶性发展。

卡尔洛·莱维摒弃了惯常的以假民间传说、地方色彩和异国

情调来取宠的创作方法，而满怀内心的痛楚，细致入微地、毫不顾忌地描摹这个被遗忘的南方农村。他擅长画家采用的白描手法，语言简洁、自然、真淳，娓娓道来，从容自如，使作品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形象性。作者幽怨的抒情同锐利的批判，情感的投入同理性的剖析，水乳交融，使这部作品熠熠生辉，以其深邃的思想力量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成为二战后意大利文学的杰作。

卡尔洛·莱维的其他作品有《语言就是石头》(1955)、《未来有颗古老的心》(1956)、《蜜都流完了》(1964)等，分别记叙西西里、苏联和撒丁岛的现实生活。

一九七五年，卡尔洛·莱维病逝于罗马。

第 一 章

好多年过去了，这是战争的年代，是通常被称为历史的年代。在这些年里，我在命运的推动下四处漂泊，一直未能实现我的诺言：回到我的农民们中间。我在离开他们时许下了这样的诺言。现在，我仍然不知能不能了却这一心愿，也不知何时能了却。可是，当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时，我很愿意在回忆之中重游那个世界，那是一个充满痛苦和陋习、被历史和国家摒弃、永远忍气吞声的世界；我愿回到我那找不到安慰和舒适的地方，在那里，农民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那是贫穷、遥远、死亡之神随时出现的地方。

“我们不是基督徒，”农民们说，“基督到了埃博利[①] 就没再过来。”照他们的说法，“基督徒”就是“人”。我常听他们反复讲这句话，这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语。在他们嘴里，这句话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他们绝望的自卑感的表现而已。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不是人，人家不把我们当人看，而是看做牲口，负重的牲口，甚至还不如牲口，是恶魔，可恶的魔鬼。魔鬼还能过它们那要么是邪恶、要么是天使般的自由生活，可我们不得不听命于天边之外的那个基督徒的世界，承受那个世界的压力，把它当做参照的

① 萨勒诺省的一个市镇，人口三万多，再东行八十公里才是路卡尼亚大区首府波滕扎市。

标准。然而,这句话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像通常一样,这句话是象征性的,可它与事实相符。基督确实到了埃博利就停住了,尽管公路和铁路到埃博利之后离开萨勒诺海岸和大海转向了路卡尼亚大区的荒芜土地。基督从来没有到过这里,连时间、个人、希望、因果关系、理智和历史也从未来过。基督从未来过,正像罗马人一样,罗马人守卫大路,但不到山区和森林地带;希腊人也是一样,他们只是在麦塔彭托[①]和西巴里[②]一带的海滨繁衍生息。总之,西方任何一个文明开拓者都不曾把他的时间观念、国家意识和自我繁衍的生命力带到这里。除了征服者或者敌人、走马观花的游客,没有任何人到过这个地方。农民们现在辛勤地四季耕作,同纪元前三千年的情况完全一样,任何人的信息或者神的信息都不曾惊动过这永久不变的贫穷。这里讲的是另一种语言,我们的话这里听不懂。伟大的旅行家们没有越出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走的是自己的灵魂之路,是善与恶、道德与赎罪之路。基督曾到过希伯来的道德法则的地狱,为的是及时把它的大门打开,再把这些门永久封闭起来。可是,基督不曾到过这个阴暗的地区,这里既不知罪恶,也不知赎罪,这里没有道德上的邪恶,只有永恒的人世间的痛苦。基督到了埃博利就停下了脚步,这里是基督不到的地方。

① 古城市,为大希腊的一个海滨重镇,在塔兰托湾附近,后被毁。

② 卡拉布里亚大区的一个海滨城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

第 二 章

八月里的一个下午，我乘一辆吱嘎作响的小汽车来到加利亚诺[①]。我戴着手铐，由政府的代表们押送。这是两个健壮的人，他们面无表情，裤子上缝着红条。我无可奈何地来到这里，准备经受最坏的遭遇。因为命令来得很突然，我不得不匆匆离开格拉萨诺。以前我在那里，已经开始了解到了路卡尼亚地区的一些情况。刚到那里时是非常艰苦的。跟这一带的所有村庄一样，格拉萨诺也是童山顶上的一条白色地带，像荒凉沙漠中的一个虚幻的小型耶路撒冷。我喜欢爬到村里最高的地方，到那个风雨飘摇的教堂前。在那里，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四下里无边无际的旷野，但四周的景色毫无变化。这时你仿佛置身于一片单调的、没有树木的白茫茫的海上。远处也是一些白色的村庄，各自占据自己的山头：伊尔西纳、克拉科、蒙塔尔巴诺、萨朗德拉、皮斯蒂奇、格罗托莱、费朗迪纳，这些都是匪帮的土地，都是匪帮的巢穴。再过去大概就是大海，就是麦塔彭托和塔兰托等等城市了。我觉得我已经了解了这个不毛之地所蕴藏的优点，开始对它有了好感，所以不愿另换一个地点。我生性不喜别离，所以不愿去一个新地方，到了那里还得从头开始以适应一切。但是，我喜欢走路，在路上，可以看看那些久已耳闻的地方，以及

① 作者被流放到这里，这个市镇的真名是阿利亚诺，作者有意改为加利亚诺。

过去也曾暗暗想像过的环抱巴森托河谷的大山那边的景致。我们经过一个悬崖,一年前,格拉萨诺村的乐队在阿切图拉村演出之后,深夜返家途中在这里掉了下去。自那以后,死去的乐队队员们每到半夜就在崖下集合,吹打演奏。牧民们非常害怕,总是躲开这个悬崖。可是,我们经过时正是白天,红日当空,来自非洲的热风烤着大地,崖下的荒地上没有丝毫声响传上来。

在这座山的更高一点的地方是圣毛罗堡,在这个村的进口处我看到一些旗杆,上面常年挂着匪徒们的首级。之后,我们进了阿切图拉村的树林,这是目前尚存的极少数树林中的一块。在古代,整个路卡尼亚曾是一片茂密的林区。“林地无林”。这句话一点不假,路卡尼亚本来是“森林之地”的意思,可现在到处都是一片光秃。在这里,总算又看到了树木,感到了林中的清爽,见到了绿草,闻到了树叶的清香,使我觉得简直是置身仙境了。这里过去是匪帮们的天下,即使在今天,人们经过这里时,只要想起有关匪帮们的传闻也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既恐惧又觉好奇的感觉。然而,这片林子很小,很快它就落到了我们身后。我们到了斯蒂利亚诺,在这个村的广场上,一只名叫马可的乌鸦几世纪以来就停在一块石头上,活像这里的守护神,但那不过是一座展着黑翅的乌鸦塑像。过了斯蒂利亚诺,我们下到萨乌罗河谷。这条河的河床很宽,到处是白色的石头,河里有个小岛,岛上就是那片有名的林子,叫做“科洛纳亲王橄榄林”。就在这片橄榄林里,向波滕扎进发的波耶斯的匪帮曾消灭过一整队的阻击兵。过了河是一个交叉口,我们离开通往阿格里河谷的大路,转向左面一条新修的小路。

再见了,格拉萨诺,再见了,只能在远处遥望和想像的土地!我们已经翻过山头,向加利亚诺进发,直到不久前,这个地方还不曾被车轮碾过。这条路到了加利亚诺也就结束了。这里的一

切都令人不快。乍一看，村子简直不像个村子，只是一簇簇零零落落的白色房舍，虽然简陋，却也略有一些孤芳自赏的神气。它不像别的村庄那样坐落在山顶上，而是在一个不整齐的马鞍形的山谷里，周围是风光如画的悬崖。初看之下，它的外貌同这一带的所有村庄都不一样，没有那种严肃可怕的外貌。我们进村时的那个村口有几棵树和一片绿地。然而，正是这种缺乏威严使我感到不快。我已经习惯了格拉萨诺的荒凉而悲惨的冷酷，习惯了它那满是裂痕的土墙，它那神秘而悲惨的宁静。我觉得，加利亚诺虽是个乡村，却根本没有乡村气息，它周围的土地也不像乡间的土地。另外，这也许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仍然想，我不得不来的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村落的气息，而是一种开放的、甚至是欢迎外来者的气息，这使我感到不快。倒是相反，对于一个囚犯来说，带有浪漫气息的、窗上装着铁栅栏的牢房或许比表面上很像一个普通的大房间的地方更给人以安慰。但是，我的初步印象只有一部分符合实际。

我被押下囚车，交给村公所的秘书。这是一个干瘦的男人，耳朵有点聋，黄黄的脸上长着一把黑山羊胡，身穿运动短外套。我被带去见过村长和宪兵队长，然后同急于赶路的押解人员道别。我独自留在了路中间。这时我才发觉，刚才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整个村子，它像一条毛毛虫，弯弯曲曲地盘绕在它仅有的一条路的两旁，这条路顺着两个峡谷间的狭长山脊突然下降，再沿着另外两个峡谷忽上忽下地延伸，直至空谷之后就隐而不见了。我来时看到的乡村景色再也没有了，四下里都是陡峭的白土坡，房屋像是展翅欲飞似的建在这些白坡之上。再转个方向，还是白土坡，没有树木，没有绿草，土坡被浸蚀得满是洞穴和土墩，到处是难看的褶皱，像月球表面的景色。所有的房门都摇摇欲坠地面对悬崖，墙壁坼裂，似乎马上就要倒塌。不知为什么，

所有的大门上几乎都漆着黑色的三角形旗帜，有的还新，有的久经风吹日晒，已经褪了颜色。因此，整个村庄像是在服丧，或是在过万灵节[①]。后来我才知道，凡是家里死了人的，按照风俗习惯，要在门上漆上黑色旗帜，不许抹掉，只能听任它在风雨中自然消退。

村里没有真正的店铺，也没有旅馆。村公所的秘书把我带到他的寡嫂那里，她有一间房，可以接待偶尔来的过客，还可以供应膳食，我可以先住下来，然后再找住处。她的房子离村公所只有几步路，村公所当然是村里最好的一处房舍了。我没有仔细看看我的这个新居，就带着行李和我的小狗男爵进了寡妇的漆着黑旗的大门，先在厨房里坐下来。黑压压一片苍蝇飞来飞去，墙上也落满它们的同类。一条老黄狗带着无限腻烦的神情卧在地上。寡妇苍白的脸上也呈现出同样腻烦和厌恶的神情，这是经历过冤屈和悲惨后必然有的神情。她是个中年妇人，她的穿着打扮不像个农民，倒像个富人家的太太，只是头上蒙了一块黑纱。她的丈夫是三年前横死的。他被一个懂巫术的农妇用春药迷住，成了她的情人。他们生了个女孩。这时，他想中断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女巫给他吃了毒药。他中毒后的病很神秘，而且一拖就是几年，大夫们都说不清这是什么病。他的体力逐渐衰退，脸色发黑，皮肤成了古铜色，后来越来越黑，最后终于一命呜呼。他的妻子成了寡妇，还带着个十岁的男孩，他留下的钱不多，母子二人勉强维持生计。因此，这个寡妇得出租房子，这倒使她的生活介于乡绅和农民之间，可以说是中等水平，也使她既有乡绅的风度，又有农民的贫困。儿子在波滕扎的教会学校念书，这时正好放假在家。这是个沉默、温和、听话的孩子，显出

① 十一月二日，天主教祭祀亡灵的日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接受宗教教育的特点，头剃得溜光，穿一身教会学校的灰色校服，纽扣一直扣到脖颈。

我在寡妇厨房刚坐了一会，正想打听村里的情况，忽然听到有人在敲门，一群农民怯生生地询问，可不可以进来。他们总共有七八个人，个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黑色的眼睛中有一种不寻常的严肃。“您是刚来的大夫吧？”他们问我。“请您来一下，有个人病了。”他们很快就从村公所获悉我到达的消息，而且还知道我是个大夫。我说，我是个大夫，可是已有多年不行医了；村里一定还有别的大夫，他们可以去找他，我不能去。他们回答我说，村里没有大夫，他们的朋友快要死了。“难道村里连个大夫都没有？”“确实没有。”我感到非常难堪，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对付得了，因为我已有多年不行医了，我不知道去了是不是有用。可是，我又怎么能拒绝他们的请求呢？他们当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吻起来。我立即抽回手，羞得满脸通红。后来，在一年当中，当别的农民也这样做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是一种恳求的表示，还是封建残余？我终于站起来，跟着他们去看那个病人。

病人的家不太远。他躺在门口一个像是担架的东西上，穿鞋戴帽，衣裤齐全。房间里很暗，我依稀看到几个妇女在哭泣。一小群男人、妇女和孩子跟我走进屋里，在我身边围成一个圈子。我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了解到，病人刚从五十公里之外的斯蒂利亚诺给抬回来，他们用驴把他驮到那里去看大夫。他们说，加利亚诺尽管也有大夫，可是他们不愿让这个病人在本村看这些大夫，因为这都是些庸医，不是善良的基督徒。斯蒂利亚诺的大夫却说，这个病人只能回家等死了。他们只好把他弄回来，并来找我救他的命。可是，他已奄奄一息，我也无能为力了。在寡妇家找到的针剂实际上已经没用，但为了使自己的良

心得到安慰，我还是想用这一针来救活他，尽管明知希望不大。他得的是恶性疟疾，发烧到了最高限度，身体已无法忍受。他仰面躺在担架上，面如土色，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他的朋友们围在旁边哭泣。不多一会，他断了气。大家闪开一条路让我出去。我独自来到广场，这里眼界开阔，可以望到圣阿尔康杰洛那边的悬崖和峡谷。这时已近黄昏，太阳落到卡拉布里亚大区的山峦之后。薄雾笼罩，农民们沿着土路匆匆往家赶，远远望去，他们显得更其矮小。

第 三 章

所谓广场,其实只是村里惟一一条街道上略微宽阔一点的平地。村里比较高的部分叫上加利亚诺,这一部分到此也就结束了。从这里再向上走一点,然后再向下,穿过另一个小广场,就是下加利亚诺,下加利亚诺延伸到坍方的地方就结束了。这个广场只有一面有房子,另一面是一堵矮墙,墙外就是名叫“阻击手之墓”的悬崖。这个名字来自一次事件 :匪帮猖狂时,北方皮埃蒙特地区的一个阻击手被匪帮俘获,弄到山区,最后在这个悬崖被推了下去。

时近黄昏,乌鸦从天空飞过,乡绅们照例来到广场聊天消遣。每天这个时辰,他们就来到这里,坐在矮墙上,背对夕阳,抽着廉价的香烟,等候爽气来临。广场的另一面,田里归来的农民们倚着自己的房子站着,但他们的话声这边听不清。

村长认出我来,招呼我过去。他是个又高又胖的年轻人,一绺乌黑发亮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额上,圆脸无须,脸色发黄,一双黑眼闪着阴光,更显得虚伪、自负。他穿着高筒靴,格子马裤,短外套,手里老是玩弄着一根小鞭子。别人叫他马加洛内·路易吉教授,但他并不是真正的教授。他是加利亚诺小学的教员,他的主要任务却是监视那些被流放到这里的政治犯。不久我就发现,这才是他的全部活动的内容,而且他干得很起劲。省督不是说他是马太拉省最年轻、法西斯思想最浓厚的村长吗?很快他

就找机会用他那做作的嗓音把这句话转述给我，这种声音从他那肥大的身躯里出来就更显得尖细，更显出了满足。跟这位教授打交道，我不能不感到满意。教授很快就告诉我一些村子里的情况，和一些我该如何行事的建议。这里还有另外一些政治犯，总共十来个。我不能去看他们，这是不允许的。另外，这些政治犯也都是些下层人，比如工人什么的，而我是个上层人，他说，这后一点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发现，教授对于平生头一回把他的权威施加于一个绅士、大夫、画家和有学问的人身上感到非常得意。他急于告诉我，他也是个文化人；他想要好好待我，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可是，我怎么被发落到了这个地方？尤其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年头——我们的国家走向伟大道路的这个年头——被发落到了这里？然而，讲到这里时他迟疑了一下，因为在非洲的战争刚刚开始。“但愿一切顺利，一切顺利。”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会在这里过得很好的。这是个宜人的地方，而且很富。这里有点疟疾，不过并不严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小土地所有者，没有一个人可以列入贫困者的名单。这是全省最富的村庄之一。只是有一点我得特别小心，因为这里有很多坏人。最好不要相信任何人，而且不要同任何人来往。他自己也有不少敌人。他已听说我去给那个农民诊治过。我来到这里，又是个大夫，这是当地的福气。怎么，我不想行医？不，我必须得给人治病，他将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这时，他的舅舅米利洛老大夫从广场的另一头走过来，他是一名正式的挂牌大夫。我不必担忧，村长说，他会去说服他舅舅，让他不用担心我的竞争。另外，他的舅舅对此也不会介意。至于村里的另一个大夫——我看到他正在远处散步，我倒是得小心，他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如果我能把他的所有病人都拉过来，那倒是一件好事，教授将保护我。

米利洛大夫慢慢蹭过来。他看样子有七十来岁，面颊松弛，泪眼汪汪，活像一只老猎犬。他动作迟钝，这与其说是由于年岁太大，不如说是生性如此。他的双手不住地颤抖，不连贯的话从他那过分长的上唇和垂挂下来的下唇之间蹦出来。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笨蛋，是个不折不扣的呆子。很清楚，对于我的到来，他显然不高兴，但我尽量让他放心。我并不想行医，今天到那个病人家里去仅仅是因为情况紧急，而且我当时也不知道村子里本来就有大夫。这位大夫听了我的这些话后高兴起来，他也像他的外甥一样，觉得应该把他的学问向我炫耀一番。于是，他竭力搜索枯肠，说了些多年前在医学院学过的过时的医学名词，这些名词很像早已束之高阁的战利品。从他的断断续续的话里，我只明白了一点 如果他当初还懂点医学知识的话，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剩了。那不勒斯学派的辉煌教义在他心里已经消失，已经溶化到了他那混乱单调、漫不经心的日常生活之中。他那本来就不怎么样的学识的残迹表现在他的腻烦和滥用奎宁之上，他把这种药当做包治百病的惟一一种灵丹妙药。我把他从科学这一危险的天地中拉出来，问他些有关这个村子、村里的居民和这一带的生活等等情况。

“这里都是好人，可是幼稚落后。您首先要当心女人。您还年轻，确实很年轻。千万不要接受女人的任何东西。不管是酒也好，咖啡也好，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都不要接受。她们肯定会在里面加点春药。这里的女人肯定都会爱上您，并且都会给您吃春药。不要接受女人们的任何东西。”村长也是这种看法，这些春药很危险，不光是难喝，而且令人作呕。“您想知道是用什么做的吗？”大夫终于想起一个准确的科学名词，凑到我的耳边讷讷地说：“是血，就是月经。”村长像母鸡似的咯咯笑起来。“她们还放些别的草，念些咒语，但主要成分是那种玩意儿。她

们是无知之辈。随便什么东西里她们都要加些那种玩意儿：饮料、巧克力、香肠，甚至面包。月经，您可要小心啊！”唉，一年当中，我会不知不觉喝进去多少春药呢？当然，我没有理会舅甥两位给我的忠告，每天都大胆地喝下农民们准备的咖啡和酒，也包括女人替我准备的东西。即使这里面有春药，大概也互相抵消掉了，也许反而神乎其神地帮助我深入进了这个披着黑纱、血腥和凡俗的闭塞世界，那是农民们的另一个世界，没有一把魔钥，任何人都打不进去。

夜色从波利诺山笼罩下来。所有的农民都已回到村里，屋子里生了火，到处是嘈杂的人声和羊咩驴叫。这时，广场上挤满了乡绅。村长的仇人，那位孤独的大夫，显然很想和我认识认识。他在我们身旁兜着圈子，越兜越近，很像一只丑恶的黑叭儿狗。他岁数很大，块头不小，大腹便便，挺着胸脯，牙齿黄而杂乱，一张阔嘴上长着几绺灰白胡子，脸上带着敌视的猜疑、掩饰不住的宿恨和常年的愤怒。他戴着眼镜和一顶黑色高帽，身穿已经磨成平板的黑色毛料服和破旧的黑裤子。他手里摆弄着一把极大的黑布伞。后来我看到，不论冬夏晴雨，他总是神气活现地把伞撑开，活像一顶罩在他的权力的神龛上的华盖。季比利斯科大夫凶得很，但很可惜，他的权力似乎已经大大动摇了。“农民们不听我们的。他们有了病不肯来找我们。”他像主教申斥异教徒那样愤怒而又恶毒地向我解释。“要不他们就干脆不给钱，他们要你给看病，钱却不肯付，一点也不肯付。他们迟早会明白的。您今天也看到了，那个人就没来找我们。他到斯蒂利亚诺去了，后来去找您。结果还是死了，死得活该。”讲到这里，米利洛大夫也插进来表示同意，只是用词比较克制。他说：“他们都像骡子一般顽固。咳，他们喜欢自搞一套，给他们奎宁，奎宁，可他们不吃。真是毫无办法。”我尽力让季比利斯科大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